

唐朝

唐朝

古今奇案

任崇喜 著

我们在官山岸附近偷盐，我匆匆朝和我一起逃走高飞，才我们新的生活，没想到她说我是毒蛇想吃天鹅肉，跟我在一起只是利用我，危急之下，我便拿出刀想吓唬她一下，没想到，不溜神，竟使她身首分离……

【插图本】

任崇喜 著

我们在富山，附近偷盗屋，我匆匆捆和我一起逃走，寻找我们新的生活。没想到她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跟我在一起只是利用我。气急之下，我便拿出刀想吓唬她一下，没想到，不留神，竟使她身首分离……

【插图本】

人民日报出版社

唐朝

任崇喜 著

【插图本】

十大奇案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朝十大奇案/任崇喜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8

ISBN 978 - 7 - 5115 - 0612 - 2

I. ①唐… II. ①任… III. ①中国历史—唐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1885 号

书 名:唐朝十大奇案

著 者:任崇喜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张 峰

封面设计:木鱼设计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65369530

编辑热线:(010)65369524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40 千

插 页:3

印 张:13

印 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5 - 0612 - 2

定 价:28.00 元

奇案一 板桥客栈凶杀案 ///001

为了达到与情人长相厮守的目的，他向可恶的媒婆求助，媒婆给他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的馊主意。怎么才能借刀杀人呢？他想了很长时间也想不出好办法。恰好这时，禁卫军士兵来板桥客栈住宿。他们在客栈住了一夜后，自己的刀竟成了杀人的凶器……

奇案二 武元衡被刺案 ///021

骑在马上的人正在惊愕中，“嗖”的一声，从树上跳下来一个人，伴着急促的风声，一根大棒便狠狠地落在他的左大腿上。接着，又有几个提剑的蒙面人从树上跳了下来，其中一人抓住骑马人的马缰，向东南跑出了十多步，打着火把在他的脸前照了照，“果真是你”。伴随着一声惊喜的低音，当胸一剑便刺进了骑马人的身躯……

奇案三 捏金案 ///047

甘露寺新任住持告前任住持私吞寺里的黄金，官府调查时寺里的和尚却指证新任住持私吞黄金。观察使大人便让和尚们当堂用泥巴捏黄金的形状，没想到和尚们所捏的黄金块形状各异：有的如人的胳膊那么粗，有的仅仅如同人的手指那么细；有的做成了冬瓜模样，有的干脆做成大饼状……

奇案四 永徽疑案 ///060

贵为大唐公主，她生活糜烂，与和尚、道士偷情。事情败露后，她不思悔改，又诬告自己丈夫的哥哥非礼她，盛怒之下的皇帝令彻查此案。皇帝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决定，使一个原本子虚乌有的性骚扰案居然升级为一个严重的政治案件，还把一帮元勋重臣和皇亲国戚一举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奇案五 同昌公主案 ///080

没有野心、深受宠爱的年轻公主，突然有一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不久后便生病身亡。别有用心的驸马施连环计，多名官员被贬，二十多名御医被杀，酿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杀御医案……

奇案六 “甘露之变” 始末 ///098

自干掉曾三次操纵皇帝的废立、握有神策军大权的大宦官后，手腕强硬但极易冒险的他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另两名执掌实权的宦官，而且得到了一直憎恨宦官、意欲肃清宦官势力的皇帝的支持。然而近日得到的消息，让他越来越感到心惊，也越发想提前行动。他找来心腹商议对策，但一夜无果。凌晨，眼睛有些红



肿的他打开窗帘，把目光转向窗外，只见那一片脱光的树林投入视线，欲出未出的晨熹映在树丛微霜的枯叶上。突然，他感觉心头一亮，想起了甘露……

奇案七 杜有邻案 ///117

看着面前的儿子，皇帝李隆基想起了小时候的太子。他曾满心欢喜地对人夸道：“这个孩子有异相，以后一定会成为我家一个有福天子。”但这个太子长大之后，怎么越来越不按照自己设定的轨道前进呢？怎么和被自己亲手杀死的前太子一样净给自己出难题呢？他想这个太子是不是等待皇位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奇案八 杀猪刀案 ///139

一名富家子弟与良家美女一见钟情，相约晚上偷欢。当富家子弟走进姑娘的房间时，见屋内没有光亮，便喊了一声，见没有人答应，他就慢慢地向里面摸去，突然觉得脚下湿漉漉的，像是绊到了什么东西。他慢慢地弯下腰，用手一摸，摸到了一个软绵绵黏糊糊的东西，他直起腰，慢慢地退到房门处，借着星月的微光一看，原来手上竟是黏稠的血……

奇案九 宠妾失踪案 ///160

夜半过后，他先在墙角处听了听，没有发现异常，就快速走到后院的矮墙边，轻轻一翻，便钻入迷蒙夜幕之中。他的步子轻巧，走得很警觉。他悄悄来到御史台的监房之外，在几棵杨树后潜伏下来。他连眼睛也不敢多眨一下，生怕漏过在眼前闪过的任何一丝踪影。听见楼上已经敲过了四更，他的眼皮渐渐地感到酸痛。突然，他的眼帘里闯入一个熟悉的身影……

奇案十 宫山奇案 ///181

僧人雪夜念经时听见人吃人的声音，怀疑自己的同伴被杀，便仓皇出逃。他慌不择路，不慎落入一眼枯井中。无意间他的手触摸到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好像还有一些暖意。更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竟然摸到两团高耸的软绵绵的东西，还富有弹性。难道，这是一个女人吗？他的手如受到电击般立刻缩了回去……

后 记 ///197



奇案一 板桥客栈凶杀案



禁卫军士兵在客栈住了一夜后，自己的刀竟成了杀人的凶器。皇帝李世民在审核死刑时感觉疑点重重，便派出御史重新查案，一个媒婆的形迹指出了杀人真凶……

1 老板雨夜被杀，士兵刀上沾满鲜血

唐贞观十一年（公元 637 年）的一个夏日夜里，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

“咚咚……咚咚……咚咚……”这天天刚亮，卫州县衙外便响起了急促的鼓声。

听到鼓声，县令刘安威立即起床，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来到大堂，高居“光明正大”的匾额之下。大堂之内，三班衙役齐齐立于两侧，堂鼓阵阵，堂威赫赫。

刘安威此时仍像在睡梦中一样，呵欠连连，但他还是定了定神，把手中惊堂木一拍，高声喝道：“来啊！速速将击鼓之人带上来。”

上来的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个子不高，方面大耳，一双明亮的眼睛。一进到大堂，便扑通跪下。

刘安威问道：“下跪者何人？因何一大早就击鼓？”

只听这个年轻人哆哆嗦嗦地回答：“回大老爷，小的是卫州城郊板桥客栈的

伙计胡为然。今天一大早起床后，小的发现客栈老板张逖被杀。小的不敢隐瞒，赶紧跑过来报案。请大老爷早日缉拿凶手，为我家老板报仇雪恨。”

说着，胡为然眼里已经噙满了泪水。

一听是杀人案，刘安威的困意顿时全消，便问胡为然是怎么发现老板被杀的。

“大老爷，在平时，张逖老板比我这个伙计要起得早。没想到这天一大早，小的起床后竟然没有看到张逖，当时想着因为有客人住店，他头天睡得晚，再加上这是个雨天，是不是要睡个懒觉，就没有再喊他，便先做好了饭。但等小的喊老板吃饭时仍没有人答应，这让小的感到很纳闷。小的到他的屋子去看时，没想到看到的却是张逖的尸体。”胡为然哽咽着说，“他死得好惨啊，有不少血，把小的吓坏了。”

说到最后，胡为然的身子微微颤着，似乎还心有余悸。

既然有凶杀现场，刘安威便决定让胡为然头前带路，他携带衙役和仵作亲往现场验尸，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板桥是靠近卫州城的一个小村子，距离县衙有七八里的样子。不大一会儿，刘安威和衙役、仵作一行人，在胡为然的带领下便来到了板桥客栈。

听说县令要来这里验尸，门前早已经挤满了不少赶来看热闹的人，有的还在交头接耳议论着。

刘安威急忙指挥衙役将围观者驱散开来，与仵作进入客栈，并吩咐衙役分头去询问周围的居民，看是不是有什么异常之处。

走进板桥客栈，刘安威才发现这里别有洞天，里面竟然有十七八间房子。

进入张逖的卧室，刘安威和仵作首先嗅到的是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其中隐隐的还掺杂着一股其他味道。只见这屋内其他地方收拾得整整齐齐，只是床上显得有些凌乱，被子被掀在了一边。张逖的尸体是斜躺在床边的，脑袋对着床头的方向，身子后面有一大摊血。

刘安威让仵作留下检查张逖的尸体，自己则转悠到了院子里。雨后的空气清新无比，一切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刘安威觉得很舒服，脑子也渐渐好用起来，便招手把胡为然叫了过来：

“你家老板是一个人过吗？”

胡为然说，张逖有妻室，叫蒋毓兰，年方 25 岁。娘家就在卫州城南面十几里远的蒋庄，昨天她回娘家照料生病的老父亲了。

刘安威接着问张逖的年龄，胡为然脱口而出：“我家老板今年 56。”

刘安威感觉有些诧异，他们年龄相差这么多，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便盯着胡为然示意他说下去。

胡为然说，张逖与蒋毓兰并不是原配。张逖原来很穷，却十分能干。自从十多年前开了这个客栈后，客栈内的大小活计，张逖几乎都包揽下来了。他每天都要将客栈收拾一遍，室内干干净净，床铺弄得整整齐齐，东西也摆放得井然有序，还经常为客人烧水送茶，俨然就是店伙计。这两年发达起来后，他新盖了一些房子，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才雇了几个伙计，其中就有我胡为然。

因为板桥客栈离卫州城很近，价格低廉，来来往往的客人喜欢到此投宿。甚至有些熟悉的客人不住卫州城里的驿站，专门在晚上到这里投宿。每每有客人到来，张逖忙前忙后，让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小小客栈办得十分红火。

张逖的前妻身体不好，嫁过来十几年，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她跟着张逖过了不少苦日子，眼看着客栈一天天兴隆起来，她的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了起来，还没有等张逖盖好新的客栈就过世了。

为此，张逖一度很是伤心，发誓这一辈子不再讨老婆。这世上，热心肠的人比较多，便时常在张逖的耳边吹风，说家里有女人的好处，说他这样的家业没有人继承太可惜了。时间长了，张逖的心便软了下来，心眼也活了。很快，刘媒婆就把蒋毓兰介绍给了张逖，张逖一眼就相中了。虽然是初婚，蒋毓兰嫁给他时已经 20 岁出头。

有钱人家讨个妻妾不算什么大事，也不稀罕。刘安威点了点头，问胡为然张逖平日可曾与人有仇。

胡为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小的没有发现。生意人和气生财，特别是我们老板，老实得三脚也踹不出个屁，只知道谦恭待人一心挣钱，谁也不得罪，谁会与他有仇呢？”

这时，仵作已经验完尸体。经过查验，张逖系被人从背后用刀砍死的，有刀

伤两处。除了背部,其他部位未发现任何外伤。他的眼睛圆睁,有着比一般人临死前更为厉害的挣扎和恐惧,似乎发生了他意料之外的事情。从他的衣着完整、袜子已经脱掉这一点来推断,应该是准备上床休息,或者起床后还没有走出屋子。

仵作说,基本可以确定,这里是第一凶杀现场。

“什么?我家老板是被刀砍死的?谁这么丧尽天良,做出这等残忍之事?大老爷,你一定要缉拿凶手,为我家老板报仇雪恨啊。”说着,胡为然掉下泪来。

刘安威想了想:“你最近发现过什么可疑情况吗?有人带刀到过这里吗?”

“带刀的人?让我想想。对了,大老爷,昨天晚上就有三个带刀的军士住在客栈里。”

刘安威有些惊喜,张逖系人从背后用刀砍死,这几个人又带着刀,有重大嫌疑。

“他们如今在哪?”

“他们一大早就走了。”

刘安威急切地问:“朝哪个方向去的?”

“好像是东都洛阳方向。”

刘安威急忙安排县尉带领衙役和胡为然一起沿着往洛阳去的官道追赶,要他们把这三个人缉拿归案。

听说县令要捉拿凶手,围观的人群中呼啦一下子又冲出了十多人,跟着一起来看热闹。

一行人沿着大道跑了二三十里,远远地就看到前面有三个军士模样的人,正在快速前进。

“看着就像他们。”胡为然大声说。

听了这话,原本有些疲惫的众人仿佛又长了些力气一样。不大一会儿,他们便追上了这三个人,并把这三个人团团围住。

跑在最前面的胡为然不由分说,上前就扭住一个军士,大声喝道:“你们干的好事!杀了人还想开溜!”其他两个军士也被众衙役和村民控制住。

这名军士说:“奇怪,你不是板桥客栈里的伙计吗?这大早上的,你说的是

什么话，我们什么时候杀人了？”

胡为然说：“你们杀死了我的老板，还想抵赖不成？”

说着，他和其他衙役、村民一拥而上，把这三名军士捆了个结结实实。

军士们质问为何要将他们捆绑起来，胡为然和其他村民说他们是凶手，军士们当然不干，于是便理论起来。看他们争得不可开交，县尉当场呵斥一通，说到了大堂再做了断。

一路上推推搡搡，不时还有人踢上几脚，三名军士莫名地吃了些苦头。

大堂之上，刘安威正襟危坐，看着下面跪着的三名军士。

“大胆狂贼，报上名来。”

只见为首的一个大个子军士回答：“我叫杨真，其他的两个军士一个叫卫三，一个叫柳直。我是魏州的士兵，接到上峰的命令，准备到东都洛阳去服役。”

魏州归魏博节度使管辖。魏博节度使的军士彪悍勇猛，很多人都知道，刘安威自然也不例外。这三个人杀人的嫌疑概率在他的心中又增加了一些。

“昨晚你们在哪里居住？”

“昨天晚上，我们投宿在板桥客栈。客栈里那个小伙计可以作证。”

昨晚，杨真一行三人到板桥客栈时已经很晚了，因为遭遇了那场雨，他们在雨中前进，样子十分狼狈。进入客栈后，看到还没有休息的店主人张逖笑脸相迎，杨真便问他可有上等客房，张逖说只有三间普通客房，改日才有上等客房。杨真便说他们只住一夜，第二天一早赶路，并提前结了账。张逖随即让站在身旁的胡为然领杨真他们上了楼，一人一个房间。

像他们这样的大兵，有必要一人一个房间吗？刘安威心里思忖着，但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便问他们晚上又干了什么。

卫三和柳直都说，因为连日行路辛苦，特别是在雨中走了很长时间，他们连饭也没有吃，倒头便睡，连一个梦也没有做，一直到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杨真把他们叫醒，起床后便匆匆赶路。

杨真与他们的情况有些不同。他说自己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后就上床安歇了，中间因为肚子不舒服，出来小解了一次。因为自己是个小头目，他怕误了行期，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把卫三和柳直叫醒后匆匆洗漱了一下便上路了。

刘安威让人把杨真他们的包裹拿来，仔细检查他们携带的物品。他们携带的物品很少，而且有到洛阳服役的公文。

“他们是否携带有兵器？”

“有，是三把刀。”

“仔细检查。”

不大一会儿，面带喜色的县尉上前禀告说，发现了一把带血的刀，上面还有“杨真之刀”的字样。

这下，正好印证了刘安威心里的猜疑。只见他脸色突变，猛地把惊堂木一拍，喝道：“好你个杨真，大胆狂贼，朗朗乾坤，竟然杀人。你的刀有血，证明你用自己的刀杀死了张逖，还敢抵赖吗？人证物证俱在，还不从实招来。”

听了这话，胡为然和几个村民都激动了，一起喊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一定要狠狠地治他的罪，为死去的张老板报仇！”

这下，杨真傻眼了，结结巴巴地说：“这，这……刀上怎么会有血呢？我只是住了一夜，怎么会杀人？”

刘安威冷笑道：“你问本官，本官问谁？还不从实招来！”

杨真继续申辩：“店老板与我无仇无冤，我杀他干什么？我只是一个住店的客人，并且睡觉前擦过刀，我怎么会知道我刀上的血是从哪里来的？这一定是有人借刀杀人，冤枉我这个外乡人！”

“冤枉你？你说是谁冤枉你？”

杨真回答不出来。

“你说不出来就是你。如今贞观盛世，全国上下一心，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焉能存你这样的贼子？必须严厉惩处。”

杨真仍一直喊冤，不肯画供。

最后，在刑具的威力下，杨真不得不画供招认，被判斩刑，待皇帝批准后再处决。

2 御史受命重审,发现老板夫人有情人

看过杨真的案卷,李世民觉得有些疑点,当即让人把监察御史(负责对被告发的官员进行审查,及审查皇帝亲自下令办理的案件)蒋恒找来。

蒋恒看过杨真的案卷说:“陛下,臣觉得这件案子应该重新调查审理。”

李世民不露声色地问:“蒋御史,你且说说看。”

蒋恒不慌不忙地说:“陛下,臣认为这个案子疑点重重。杀人后销毁罪证是正常人的举动,杨真杀人后怎么会带着沾染血迹的刀子匆匆上路?这有悖常理,除非他蓄谋已久。他蓄谋已久的话,就必然有隐情,而案卷里没有提到这一点。如果杨真没有杀人,血迹不会自动跑到刀子上,那擦过的刀子上的血迹又是怎么回事?另有一点,如果杨真没有杀人,张逖之死证明杀人凶手必然有其他人。这人为何要借刀杀人,栽赃陷害呢?”

李世民显得很高兴:“朕也是这样认为的。蒋恒,朕一向认为你精明干练,心思缜密,一定能查清此案真相。”

蒋恒也很高兴,这毕竟是皇帝钦点的,足见对自己的信任,于是赶紧叩头谢恩领旨。

到了卫州之后,蒋恒顾不得鞍马劳累,便立即调阅杨真的刑案文书。

刘安威有些不悦,自己审理过的案子,杨真杀死张逖物证、人证俱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皇上怎么又专门派人审理?这事非同小可。但他只能在心里嘀咕,并不敢得罪钦差大人,于是便陪着笑脸说:“蒋御史,杨真一案经县、州、道三堂会审,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已铸成铁案,请详察。”

看了一会儿刑案文书,蒋恒问:“刘县令,杨真是什么时候离开板桥客栈的?”

“据他招认,是在四更左右。”

“那么,张逖是什么时候被人杀死的?”

刘安威答不出来,只是把作伪验证的情况说了一遍。

蒋恒说：“你只知杨真的离开时间，却不知道张逖的被害时间，你又是怎样判定张逖是被杨真杀死的呢？”

刘安威收敛了笑脸，提高了嗓音：“蒋御史，判案重实据。据查，昨晚因为下雨，板桥客栈其他房间住满了客人，店门也紧锁着，凶杀案极有可能是住店客人所为。案件发生后，衙役挨屋查看人数时，独独不见头天晚上前来住宿的杨真三人。”

蒋恒看了看他，笑了：“刘县令，不能这么绝对吧。你怎么确定是住店客人所为呢？”

“御史总不会认为是伙计所为吧。据下官调查，这些伙计已经在这里干了几十年，他们干活拿钱，靠的是张逖，又怎么会加害于他呢？”

“在真相没有查出之前，每个人都有被怀疑的可能。本官想的是，杀人总得有理由吧？比如图财害命。刑案文书上说，客栈并无抢劫的迹象，账房内钱财也没有遗失。杨真不为钱财，难道仅仅只是为了杀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蒋御史，他杀人的目的我怎么知道？杨真带的刀上面有血迹，就足以判定他杀人，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刘县令，你难道不知道这世间还有借刀杀人之说吗？”

刘安威说：“蒋御史，这是你的推测吧。下官审案，不光有血刀为证，还有板桥客栈伙计胡为然的证言。”

没想到蒋恒很不在意：“胡为然为什么要作证，是他看到杨真杀人了吗？”

刘安威说：“这倒没有，但他发现案情后没有隐匿不报，且情绪激动，带头抓逃跑之人，就足以见证他对老板的感情，是为他的老板之死而伤心。何况，他与杨真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不存在诬蔑的动机啊！”

蒋恒道：“刘县令，本御史说的没有其他意思，既没说杨真不是凶手，也没说胡为然等一帮伙计值得怀疑。只是说案件存在疑点，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不然，有人别有用心也未必可知。”

刘安威挖苦道：“御史思虑周详，下官钦佩。”

蒋恒听得出他语气中的味道：“刘县令不要在意，本御史受皇上钦点审理此

案,不想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更不允许有冤案发生。因此才处处小心,事事谨慎。你暂且回去,本御史自有主张。”

刘安威巴不得早点离开,便借坡下驴,气呼呼地走了。

蒋恒看着他的身影,轻轻地摇了摇头,便唤人把杨真带了上来。

这时的杨真已经十分瘦弱,头发蓬松,面目憔悴。看到蒋恒,他那无神的眼睛里仿佛有了些许亮光,跪倒在地后大呼冤枉。

蒋恒看了看杨真,开门见山:“你认识张逖吗?”

杨真说:“大老爷,我们一个在魏州,一个在卫州,不是住店,一辈子也可能见不到面。”

“你的刀上为什么有血迹呢,难道自己的兵器就不知道检查吗?”

“大老爷,小的的确不知刀上的血从何而来。头天因为下雨,我们行路受阻,没有在关闭城门前进入卫州城,便选择住在了板桥客栈。因为衣服和携带的物品被淋湿,我在睡觉前曾擦拭过刀。第二天因为走得匆忙,看也没看,便把刀直接背在身上走了,小的哪里会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小人说的如有半句假话,情愿受死!但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判处死刑,小的就是死了也不会闭眼的。”

说着说着,杨真悲声大放,哭声惨烈,极其动情。

蒋恒看了也有些感动,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是行武之人?他没有再问什么,当即挥挥手让人把杨真押下去。

杨真一边走一边回头高呼:“大老爷,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蒋恒又派人把蒋毓兰找来。出乎他的意料的是,虽然发髻蓬乱、脸色苍白,但仍然能够看得出蒋毓兰长得风姿绰约,花俏动人。

一见到蒋恒,蒋毓兰便跪倒在地,哭着说:“青天大老爷,我的丈夫死得不明不白,请为民妇做主,早日捉住凶手,将其正法,为我的丈夫报仇雪恨。”说着,梨花带雨,一副娇弱的样子。

死了丈夫,痛苦是可以想象的,蒋恒劝她说,人死不能复生,不必过于伤悲。接着便问张逖被害前是否有什么异常的举止,或者做些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

蒋毓兰摇了摇头。

蒋恒又问她,在事发前为什么不在客栈而是回了娘家。

“我的母亲早亡，老父亲又多病，我便经常回去照料。真的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留下了我孤零零的一个人。青天大老爷，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呀……”说着，蒋毓兰又嘤嘤地哭了起来。

蒋恒静静地看着她，发现蒋毓兰在嘤嘤哭时好像还在偷偷地从指缝间看他，不由得心中一动，便决定不再问下去，只是安慰：“你且不要悲伤，本御史一定设法查清案情，缉拿凶手，为你的丈夫报仇。”

蒋毓兰千恩万谢叩头不止。

打发走了蒋毓兰，蒋恒让人把县尉找来。县尉匆匆跑进来，问有什么吩咐。

蒋恒让县尉立刻去仔细调查案子中张逖和蒋毓兰的情况，越详细越好。晚上，县尉兴冲冲地进了蒋恒的房间。

一看他的脸色，蒋恒便觉得有戏。果不其然，县尉得到外出调查的衙役汇报，原来蒋毓兰在出嫁之前，曾有一个意中人，两人私下曾定过白首之盟。可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蒋毓兰成了张逖的娘子。

蒋恒问：“她的情人叫什么名字？”

待县尉说出是胡为然后，蒋恒脸上呈现出一副吃惊的表情。

蒋恒将所有资料在脑中过了一遍，思索良久后说：“你刚才提到的，不准对其他任何人透漏。本御史认为下一步应继续查寻他们之间的事。从他们相识到分手，再到如今，这期间的一切都不得遗漏。”

县尉有些犯难了，衙门的人手太少，难以应付这么大范围的调查工作。

“人手不足，本官自有办法。”

3 御史暗察，狗男女偷奸当场被抓

第二天下午，板桥客栈前贴了一份官府告示：御史大人有紧急令，今天傍晚，凡张逖被杀当天，到过现场观看的十五岁以上的人以及板桥客栈附近的街坊邻居，全部到客栈集合，并且一一向官府说明自身情况。

告示出来后，人们议论纷纷。

“这是干什么呀？怎么晚上全部都要去，难道凶手就在我们中间？”

“你说得太可怕了吧？哪一天再出现一个无头案，我们还怎么生活呢？”

“紧张什么，不就是排查吗？你不敢去，是不是凶手就是你？”

“去你的吧！我要是凶手，早跑得没影了，还敢停在这里，等着被抓呀？”

议论归议论，官府的话还得听。第一次召集就来了一百多人。

看到大家聚集在一起，蒋恒清了清嗓子说：“诸位，因为事情紧急，今天这个时候把各位召集在这里，主要是向大家了解情况。本御史认为，张逖的案子疑点很多，知情报告者有赏。”

了解情况的程序很简单，就是人们一个一个地接受审问。只问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放了回去。过了一小会儿，县尉过来禀报，说今天来的人太多，他们忙不过来，问蒋恒该怎么办。

听说人手不够、衙役们忙不过来，蒋恒便让剩下的人暂且回去，只留下了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婆是方圆十里都知道的刘媒婆，家住在板桥客栈的前头。

刘媒婆60岁上下，脸上有了不少皱纹，脸蛋上却抹了一层白粉。她的嘴唇处松松的，看得出是个能说会道的主儿。她这般的年龄却打扮得花枝招展，穿一身中年妇女的红衣，鬓边还插着一朵花儿。在外人看来，这些搭配极不和谐。

交谈是在板桥客栈的庭院里进行的，蒋恒先是和她闲聊了一会儿家常，接着便问她是否认识胡为然和蒋毓兰。

一听这话，刘媒婆脸上的皱纹笑成了菊花：“当然认识啦。当年，我还给他们牵过线呢。只不过胡为然家太穷了，他的父母早死了，留给他的只有两间破草房，生活难得就别提了……”

接着，她又絮絮叨叨地讲了一些琐事。

蒋恒起初还耐心听了一会儿，后来发现刘媒婆的话语多有重复，便打断了她：“多谢老太太，天色已晚，今天先问到这。诸事繁杂，本御史就不送你了。”

第二天傍晚，说明情况继续进行，仍然是一个一个地问，只问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放了回去。最后，蒋恒又把刘媒婆留下了。

“大老爷，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大事，就是问问张逖和蒋毓兰的情况。”

刘媒婆笑了：“他们还是我说的媒呢。蒋毓兰年龄大了，也不找婆家，让她的家人揪心死了。不是有那句话，叫女大不可留，留来留去是冤仇嘛。她的家人就找到了我，让我留一下心给她找个婆家，哪怕当填房也行。老身便想到了张逖。当初，张逖没有答应，说要为前妻从一而终。大男子汉，多个老婆是本事。没本事的，还讨不上老婆呢！在老身的劝说下，张逖同意了。大老爷可能见过蒋毓兰。那可是没得挑的，要模样有模样，要个头有个头，打着灯笼也难找呀。你还别说，张逖一眼就相中了，他能找到蒋毓兰，真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分……”

蒋恒也笑了，问：“他们婚后关系如何？”

“关系好着呢。也不能说没有不拌嘴的日子，谁家勺子不碰锅沿？天上下雨地上流，两口子吵架不记仇。”

说着，刘媒婆絮絮叨叨说了一番家长里短。看天色已晚，蒋恒又劝走了她。

第三天傍晚，仍然是一个一个地问；只问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放了回去。蒋恒又把刘媒婆留下了。

蒋恒说：“刘媒婆，这次又把你留下了。这几天麻烦你了，了解到了不少情况。本御史要告诉你的是，经过详细查明，杀张逖的凶手就是杨真。这个案子已铸成铁案，本御史不日将回京复旨。”

刘媒婆似乎并不吃惊：“这么快呀！还是京城大地方的人精干，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案子审清了。这下张逖死也瞑目了，蒋毓兰也放心了。”

蒋恒看她几乎要笑成了一朵花，便叮嘱了一句：“老太太，我给你说的话你可不能泄露啊。”

刘媒婆笑了：“哪能呢？这样的大事，我怎敢泄密呢？”

天色已经很晚了，刘媒婆出门后，一名衙役紧紧地跟在她的后面。只见刘媒婆一直走到家里，房门一关，便没了动静。

监视的衙役隐蔽在街旁的巷子里，瞅着刘媒婆的房门。没过多大一会儿，只见一个年轻男子，慌慌张张地来到刘媒婆的门口，把门一推，进屋去了。

县衙内，衙役在向蒋恒汇报：“御史大人，果不出您的神断。刘媒婆每次出去后都有人找她问话。”